

小舍文集

# 江南烟雨塞北雪

丁酉年正月



小舍◎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舍文集

江南烟雨塞北雪

丁酉年夏月



小舍◎著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烟雨塞北雪/小舍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2

ISBN 978—7—5354—4296—3

I. 江… II. 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6107 号

责任编辑:高毫林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天一创意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2.875 插页:1  
版次: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4 千字

---

定价:18.00 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序一

王文珂

小舍先生又要出文集了，让我帮他写序，实在是很为难。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自己绝对的不懂文学，看不懂意存高远的文章，也羞于没有成竹在胸的华丽文字，写不出东西来；二来是我也实在不知道小舍先生是不是文学家，他写的东西会不会有读者群。但是思量再三，我还是想帮着写一下。为什么要写呢？

说来我与小舍先生相识已久，除了工作关系，算是朋友。自从他武汉大学作家班毕业分配到黄河水利委员会电视台工作后，我们就从此相识，对他了解甚深。我甚至对他的优点、缺点以及他的不足都能背得出来。别人对他的说三道四，我也大致知道。但我愿意为他写序的原因恰恰在于对他的能力及执着个性的认可。小舍先生来自河南信阳，幼年在连父母是谁都不知道的灾荒环境中流浪长大，受尽艰苦磨难，但也磨练出了他吃苦执着的品性。他讨过饭，务过农，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干部，搞过企业，教过书，援过藏。在长城外黄河边风吹沙土飞满天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工地，他一干就是十来年，从未听他叫过苦。工作一直很努力，并且干得有声有色。工作之余，他也从不浪费时间。每天早晨5点钟准时起床挥毫泼墨地练习书法，星期天不是搞文学创作就是爬山涉水地进行野外摄影。一分汗水必有一分收获。这些年下来，小舍先生收获颇丰，出书获奖，摄影获奖，书法不但获奖，还考入到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首届中青年优秀书法家硕士研究生高研班。在我们这些搞自然科学的人看来，小舍先生已经算是多才多艺了。

小舍先生是搞新闻工作的。工作时只见他扛着摄像机，拿着照相机奔前跑后，一头大汗，工作是那样的投入和专业。而在工作之余，他又珍惜每一点

一滴的时间。在出差的旅途中,你会发现他对着书法字帖不是手摹心画,畅游黑白世界,就是默坐静思,与古人对话;在家里休息时,他又独守陋室执着笔耕,放怀笔墨纸砚,醉心写作天地。无论是身处喧尘闹市,还是周末假日,熟悉他的人总会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小舍先生住室里常有三多:脏衣服多,空方便面袋子多,练字的废纸多。可能因为时间的原因,该先生不洗衣服,不做饭,不收拾整理房间。别看他在公共场所潇洒倜傥、衣冠楚楚,可他的住室却如“狗窝”一般。室内臭墨汁味、脏衣服味、方便面及其他杂物发出来的气味能把刚进他屋的人给顶出门外。小舍先生已到了中年,因工作关系一直还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实在不易。生活上饥一顿饱一顿,冷暖无序,说来让人心酸。但由于长期磨练出来的坚强毅力和执着追求的性格,他面对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和不便从未低头,对事业的追求也从未退缩。这一点,他墙上一幅自己书写的自勉条幅很有说服力:“豪饮辛劳当美酒,挥霍笔墨写明天。何谈人生只百岁,流星一闪也灿烂。孔子不过七十二,门下学子多三千。诗书礼乐世世讲,半部论语代代传。苦其心志创伟业,历尽艰辛只等闲。作人就作大丈夫,留取功名在人间。”这就是小舍先生对事业的乐观、自信和奋斗精神的真实写照。面对经济大潮,面对人们已经把文学艺术创作喻之为“冬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的情况下,他还能对此不畏清贫,甘于寂寞,精心耕耘,细心护理,辛勤浇灌,实在是让人慨叹与佩服了。

一般给文学作品写序总是要对作品发表一番见解,谈谈该作品的优点和不足,然后评头论足一番的。我这个文学门外汉看来也不能免俗,只好鲁班门前耍板斧了。看了小舍先生的这本文集,可以感觉到他把自己的心血与情感都倾注到了字里与行间。内容很丰富,涉及面也很广泛,大致可分为塞北、黄河、故乡、怀旧、拾零等几个系列。塞北系列大多以自然与人文描写见长,作者写了塞北的高山大河、风土人情和万物灵性,并移情于物、移情于人、情景交融、视野开阔、情感饱满。如“江南烟雨塞北雪”,作者把现实生活与艺术想象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与读者促膝交谈,娓娓道来。至情至理,亲切感人。给人以轻波摇梦、低吟浅唱的情韵,很有几分耐人品嚼的味道。特别值得一读的是“谁主沉浮”这篇。作者构思奇巧,立意新颖,哲理性强。读后既让人感到无奈,苦涩、沉重、惋惜,又耐人思索与回嚼,并久久不能忘怀。黄河

系列文笔流畅，语言优美，感到句句有诙谐，字字是真理。黄河是个大题材，从涓涓细流，到融汇百川，千回百折，奔流不息。从古至今，有多少文人墨客走访过她，讴歌过她。作者的黄河系列中的“一任西行”、“心诉”及“雪落黄河静无声”等都值得一读。故乡与怀旧系列，作者构思巧妙，入情入理。对家乡投入了极为丰富的情感。特别是“情动大别山”。整篇情感充沛，文笔深情细腻，语言俏皮畅达。作者写了小溪的发源、起步，由小到大不畏艰难的成长过程。寓意深刻，耐人遐思。

小舍先生这本文集的其他篇章我还未来得及拜读，所以不敢妄下雌黄。总之，粗略地看了小舍先生这本文集的初稿后，我感觉到他一生都在“南饮长江水，北食燕赵粮，脚踏四方土，无处不故乡”地忙碌。这也可能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职业性质所决定的。

我记得有人说过：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与灵魂，文学艺术是文化的血脉与灵魂，语言艺术是文学的血脉与灵魂。我认为小舍先生这本文集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比较优美，值得一读。如今人们对文化艺术越来越重视，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文化艺术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粘合剂，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维生素与助推器，是社会和谐持续发展的生产力、软实力和推动力。大家都应该涉足一些文化艺术，用来熏陶、滋养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小舍先生这本文集的缺陷或者是不足也有很多，我就不再一一地赘言了。

以上说了这么多，只不过是一个文学门外汉的一孔之见，不足为凭。真心希望小舍先生在今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越走越好。

## 序二

周百义

小舍是谁，是老舍的后人？不。小舍是我的一位乡友，豫南潢川县的文友。据说，他十分崇拜老舍，故取了这么个笔名。

20年前见到小舍时，他还在县城北边隆古乡当农民。当时，我已在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工作。这一天，他径直来县委大院找我，递上他写的小说。那口气十分谦恭，意思是请我指教之类的话。后来，我果然不断读到他新创作的小说——那种沾有泥土味的小说。说实在的，他是有生活，但语言不够生动，小说技巧也还不够娴熟，语法上也还时见不准确之处。也难怪，他那时正在乡下当农民哩。

后来，他自费读了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假期时我们还能常常见面。后来，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有一天，小舍却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他说也想来读武大作家班。我们入学时不考外语，到小舍这时学校要加试外语了。这对于一个光想当中国作家的小舍来说该有多难。我离开武大工作后，小舍终于也成了我的校友。毕业后，他没有回家乡，而是分配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当记者，去了内蒙古和陕西交界的万家寨水库管宣传，等我去年见到他时，他已在首都一个大机关工作了。我说，你真行呀，一个农民的儿子，就靠着自己的拼搏，一步步沿着家乡的田埂走到长安街上了！

小舍身世是很苦的，饥荒年代，迫于无奈，父母在逃荒路上忍痛遗弃了他，一个乡下善良的农民收养了他。他就像大漠中的胡杨树，在碱水中，在风沙中扎下根，顽强地生长着。当过农民，当过生产队长。当农民时，他喜欢上了文学，就把文学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不断地坚持着，写了一篇又一篇。就文学创作而言，在中国的文坛上，小舍并没有像自己理想的一样成为第二个老

江南烟雨塞北雪

舍。但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不断地将石头朝山上推。本集中的一些文字，就是他手下的那些沉甸甸的石头。

小舍实际上很早就做了父亲，但多年来妻子与孩子们并没有和他在一起生活，在过去的年代，这是很常见的事，但现在却并不多见。可是小舍却不以为然，说这样更有利于自己的事业。在北京他租住的房子，一间是他简陋的卧室，一间就是他的书房。书房里，地上堆了足足有几尺高的毛边纸，那是他练习书法做的“作业”。他每天除了上班，业余时间，包括出差，他都带上自己的纸和笔，锲而不舍地练书法。为此，他还上了人民大学的书法艺术研究生班。有一次我去北京，他陪我在酒店住，天未亮，他就起床告辞，说是要赶回去写字。他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直到8点上班。

练书法如此，创作小舍也是如此，本集中的作品，就是他多年来创作的结晶。其中有小说、报告文学，也有散文。从作品看，里边既有他早期的小说《茅台》，散文《潢川》，也有近期的《江南烟雨塞北雪》。作品写了他对家乡，对自己工作的大西北、黄河流域的无限挚爱。小舍的作品语言，也由早期的质朴变得生动而具有灵性了。由于我与小舍因工作原因多年没见了，时隔多年，当我又一次读到他的《江南烟雨塞北雪》时，我顿生一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觉。“万家寨，很小，是个村落，深深地裹藏在塞北高原的山坳里，极偏僻，所以就很少为人知了。”句子长短间错，简略且很传神。“听说在古代，这里却是了不起的，出过武将，出过良臣，出过英雄，也出过文人，当要出皇帝的时候，战争了。这里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一系列的排比句，节奏如行云流水。“我壮着胆子往下面一看，两腿不约而同地酥软下来，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万丈深渊了，我提着胆子抛出一块石头，半天才听到从阴森森的地心处传来空洞洞的落石声。抬头往上一看，全是高不见顶的石崖。看上去，它们都是摇摇欲坠的样子，有心无心地悬在那里，好像是在时刻等待着有谁一声令下，便天崩地裂地冲将下来。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是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处挂着呢，走钢丝似的，只要有点闪失，我们就会连车带人滚落下去。”此处对环境的刻画形象生动，使人如身临其境。

小舍要出个集子，嘱我写序。因眼疾，久拖而不能落笔。但我当初见小舍的情景，现在小舍的精气神儿却一直在我的眼前闪来闪去。从20年前相识，



到如今，我们这些文学青年都已步过不惑之年了。想当初，意气风发，把文学当成自己的终身事业，而我为稻粱谋，眼下文学与我已经很疏远了，但小舍却一如当年，对艺术，对文学却还这样如痴如醉，我从心底里不由得生出一种钦佩之情了。我想，今后无论小舍在文学艺术上是否真正能成为“老舍”，但他见贤思齐，孜孜不倦地追求，精神上至少也达到先辈那种境界了。只要有这种劲头，我相信小舍在书法艺术上，在文学事业上还将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我期待着。

# 目 录

封面题字	萧风
题词一	胡抗美
题词二	郑晓华
序 / 王文珂	001
序二 / 周百义	004
一路风流	001
无处藏身	028
传经	045
茅台	048
就职演说	056
雪	060
近而不达	066
真爱无言	069
情动大别山	084
谁主沉浮	110
苦果	114
一任西行	117
心诉	132
信仰	136
浪花闪闪	139
这里有爱静悄悄	142
镇潢桥	147
回家	152



王国宾◎著 wangguobin

江南烟雨塞心雪

脊梁.....	157
龙门石窟.....	163
小草.....	167
山外有山.....	171
中原大地出了个龙.....	176
书法家刘广迎.....	179
给荔枝的一封信.....	184
穿越生死线.....	187
大河深处静无声.....	193



## 一路风流

万家寨，很小，是个村落，深深地裹藏在塞北高原的山坳里，极偏僻，所以就很少为人知了。当我听到这个带有“野性”意味的名字时，心里便情不自禁地想起“粗犷、豪放、剽悍、雄强”这些透着阳刚之气的词汇。听说在古代，这里却是了不起的，出过武将，出过良臣；出过英雄，也出过文人，当要出皇帝的时候，战争了。这里便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杨令公在这里血染沙场，穆桂英在这里横刀立马，岳家将在那里叱咤风云……更甚者，古老的长城与更古老的黄河在这里天长地久地交汇，交汇着它那朗朗乾坤的豪气。还有那一座座用战争雕砌的烽火台，顺着历史的轨迹，残缺不全地向后人讲述着那狼烟四起的故事。历史学家说，这里的每一块城砖都有着它那杀声阵阵的兵家典故；地理学家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叠印着它那金戈铁马的足迹。时光如梭，日月轮回，曾几何时，岁月的长河淹没了这里的兵家故道、光阴荏苒，时代的脚步疏忽了这里的烽火城池；历史的长廊，留下的，只有这一一页页发黄的史迹。忆往矣，这个地方也许对人类贡献得太多，也许人类对这个地方有过太多的掠夺，伤了它的元气了吧，看，直到现在再也没能恢复到它那应有的模样来，全是一



王国宾◎著 wanguobin

江南烟雨塞北雪

副面黄肌瘦的颜色，连小草都不愿意生长了，袒胸露怀地裸现着它那千沟万壑的身躯。当我试试探探地靠近它的时候，总感到它是在极不情愿地接受着历史与现代的接轨，仍然想固守着它那曾经有过的辉煌、漠视着眼前这支离破碎的山冈，向人们展现着贫瘠，强调着荒凉、眷恋着原始、张扬着空旷。放眼远眺，这里到处是山秃、水黄、人稀少，风吹沙土满地跑，天上无飞鸟；塬塬峁峁皆石头，沟沟壑壑不长草……

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几年前到万家寨的第九天写下的日记。今天偶尔翻出，仍然是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情绪昂昂的，忽然就有了写写去万家寨路上所发生的浪漫故事的念头了，于是便匆匆地定下了这个题目，漫漫地，走笔了。

—

故事的开头还得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说起。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我来说是我人生版图的又一次扩张。就在这一天，我自愿地躲开了中原大地对我的眷恋，离开了我负重奋斗了多年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而要去遥远的万家寨水利枢纽工地战风沙、斗严寒、忍荒凉、耐寂寞去了。当余热的黄昏恋恋不舍地向我投以微笑的那一刻，我便悄悄地离开了她，而踏上了路途不知深浅的大西北。西天一抹温柔的晚霞含情脉脉地把我送上火车，道一声珍重、道一声再见的时候，我知道我今后的日子就要与这座国家级的重点水利枢纽工程构建成一种事业的血缘关系了。

北去的火车，憨厚而又笨重，好像载不动我此时的思绪，走走停停，喘口气，又走，摇摇晃晃地，时不时地抖动着它那满身的重负，拖拖拉拉地走了一整夜后，终于在第二天的早上，到了。它如释重负地出了口长气，总算是把我平平安安地拖到了山西的省会——太原。

江南烟雨塞北雪

我的到来,对这座忙碌的城市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既没能引起她过多的注意,更没能让她激动一番,一切都如往常一样,奔忙着她与时俱进的日子。因时间关系,我对她也没有过多的亲热,既没有闲暇去凭吊她的历史,也没有时间来赞赏她的辉煌,只是站在宽阔的迎泽大道上神思遐想了一下她那晋祠的周柏、文庙的秦槐、平遥的城墙、洪洞县的大槐树,以及那轰动一时的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对她历史的古朴与现代的时尚,我只能是匆匆地一瞥、抱歉地一笑、礼节性地道一声“太原,您好!”便马不停蹄地去找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在太原的基地了。

到了基地,一打听去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的路程,说句很矫情的话,我的大脑立即就如灌满了秋风;说啥也不敢相信路程还会有这么遥远,多少?七八百里呢。我忙找来地图查看,可翻来覆去地找了半天,死活就是在地图上找不到“万家寨”这三个字来。后来知情的人告诉我说,万家寨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因它还没有资格在全国性的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呢,要找得找偏关县。万家寨是属于偏关县的一个小村子。于是我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纠集着烦躁的目光,以太原为起点,重新在地图上千山万水地一路北上,终于算是翻山越岭地寻到了偏关县,可一看位子,一股遥远的凉气毋庸商量地袭击了我的心头。偏关县,这个偏僻的小县城,有位诗人曾经这样对它描绘过:“长城外、黄河边、吕梁山连山、塞北沙漠卷尘土,大漠狂飙摧草残,谁去偏头关?”偏头关,就是现在的偏关县。过去的三关中(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偏头关是最靠前沿的关口了。就这,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还在这个最前沿关口以北六十多里处的地方呢。

就这么个只能生长苍凉和空旷的地方,我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还要拿出这么多的资金来搞这样一座浩大的水利工程。百思不得其解后,我貌似谦虚地咨询了基地的同志。基地的同志对我在这方面的无知,首先是不可饶恕的惊讶,然后便是极为蔑视地失笑了。于是,他便十分负责地给



我上了一堂为什么要在万家寨建设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启蒙课。他说山西、内蒙两省区目前年降雨量平均不到 50 毫米，而年蒸发量却在 1300 毫米以上。于是造成这一地区每年缺水高达 50 亿立方米。因为缺水，这一地区的人民只能靠积蓄起来的地窖水生活；因为缺水，牲畜渴死、百姓内迁；因为缺水，城镇地面沉陷，建筑物倾斜倒塌；还是因为缺水，万家寨周围的四大能源基地（内蒙古准噶尔煤田、东胜煤田、陕西的神府能源基地，山西的平朔露天煤矿）都干渴着委屈在那里，不能更好地为人类发挥着她应有的效益。于是，这一地区的人民呐喊了，他们把企盼水的焦急目光又一次地投向了母亲——黄河。

## 二

太原到万家寨此时是不通班车的。三天后，我搭上了一辆去工地的货车赶往万家寨。一路上，我开始还能看到路边的庄稼在风儿的指使下摇头晃脑地哼着农业丰收的小调，可后来走着走着便发现它们似乎都有了情绪，倦了、蔫了下来，有的地方还在稀稀疏疏地强打着精神，尽力地应付着农民的辛劳，可有的地方干脆就整块整块地裸露出了身子，一丝不挂地躺卧在那里，晾晒着焦黄的身躯，翘棱着干渴的地皮，在那儿无可奈何地等待着上天的恩赐了。我问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是已经进入吕梁山了。

吕梁山？我惊讶了。人们不是说“吕梁”是个好地方吗？怎么会是这个样呢？看上去这些没大没小的山包包，一个个都是灰溜溜的，就像一个个又渴又饿并脱了毛的骆驼一样蜷缩在那里，一点精神都没有的。让我无论如何地去想，也与“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的歌曲里所描绘的景色联系不起来。

没了兴趣，困意也就趁虚而入了，我便不知不觉地睡了去。一觉醒来，

江南  
山西  
山寨  
八  
雪

迷迷瞪瞪的，刚一睁眼，车子就跟我玩起了心跳，一头扎进了大峡谷里，眼前立即便多层次、全方位地昏暗了下来，头上只有一线天了。我忙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司机说还是吕梁山。我又惊讶了，这么大？不会吧？司机笑了笑，漫不经意地说：早着呢，就连万家寨也在吕梁山脉的掌心里。听了司机的话，我傻眼了。仔细想想，也是，吕梁山再小也不会小气到我初见到它的那个模样吧。咳，我又犯主观了。

汽车终于算是大呼小叫地从深谷里胆战心惊地爬了出来，甲壳虫一样，左弯右绕地，就这么着在这上不见顶、下不见底的山峰间小心翼翼地爬着，爬得十分的惶恐。这里的山，看上去，是很有个性的，它像大西北的男人一样，质朴、博大、厚重，其他地方的山是无法替代的。因工作关系，我东南西北的都去过，见过了很多地方的山山水水。南方的山，挺拔、俊秀、绿树参天，白云在山涧忽聚忽散、幽幽冥冥的，山崖涧常常会夹出一股水来，轰隆隆地一泻而下，溅起一片濛濛的水雾，又缓缓淡淡地散开了去，很有韵味。东方的山，壮观、巍峨。山下竹林窃窃，山上松涛阵阵，气势宏伟、夺人魂魄。而西方的山，又完全可以说是妻妾成群，儿孙满地了。山都是一坨一坨的，独立性很强，坟头似的，不是很高，树木也少，草倒是长的，不过都是在石缝间求生存，生命力极强。这里的山就不同了，内容很丰富，最高的山，有的；最低的山，也是有的。不过都是石头的组合。草是不见长的，更没有树木，要武人一样，光着身子，赤条条的，袒露着雄壮与威武。座座山峰看上去都是十分地剽悍和勇猛，似乎还带有一些霸气。不过偶尔也能见到慈眉善目的。看看东边的那座山头，老人似的，安详、平静、和和气气的模样，恰似农村安享晚年的老者，穿着不太讲究的衣裳，坐在那里，微闭着双眼，操袖盘腿地在那儿晒着太阳。而它旁边的那座山峰就完全不一样了，山石嶙峋、瞪目怒脸、面目狰狞、十分的匪气。再看前面的山峦，一眼就能发现它是狂放不羁型的、石头裸露、凹凸任性、随形附意、随意仄横、山石险峻的，你挤着我，我压着你，乱叠在一起，失去了



规矩。中间孤独独地就冒出了一座青石峰来，凶凶的，仄斜着，当仁不让的样子，像一位手握长剑的大侠，傲视一切地直指着天空，似乎长啸：“把剑问苍天，天下谁能敌！”不过西侧迎面而来的山峰就好多了，样子温和、形态质朴，又不失儒雅风度，没有龇牙咧嘴的嶙峋怪石，也没有锋芒毕露的石林，更找不见那些“阴险”的山崖了……

汽车似乎在嫉妒我此时的心境，正当我物我两忘地欣赏着扑面而来的山峰时，它老先生一下子又驶进了深不见底的山谷里，拽着我的惊吓与恐惧，心惊肉跳地在石缝间穿行了。四周又暗了下来，阳光全被上面的山峰戳刺得支离破碎，掉下来的，也失去了它应有的庄重与体面。看见对面的挂壁公路就像带子一样一圈一圈地缠系在悬崖上。车子全成了受到惊吓的小虫子似的，就在这带子上提心吊胆地爬着，没了方向感。我惊恐的心还没有定下来呢，就听见咕咚喀嚓一声，汽车猛地前冲一下便停了下来，如一头累得筋疲力尽的老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卧在那里喘着粗气，任你鞭抽棒打、千呼万唤地就是不动了。我跟随着司机忙跳下车来察看情况，呵，好险啊！车子撞在了一块巨石上。经司机判断，这块巨石是修路工人专用来提醒司机阻挡汽车用的，因前面的转弯处就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了。我壮着胆子往下面一看，两腿不约而同地酥软了下来，这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万丈深渊了，我提着胆子抛出一块石头下去，半天才听到从阴森森的地心处传来空洞洞的落石声。抬头往上一看，全是高不见顶的石崖。看上去，它们都是将掉未掉的样子，有心无心地悬在那里，好像是在时刻地等待着有谁一声令下，便将天崩地裂地冲落下来。这时我才发现我们是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悬崖处“挂”着呢，走钢丝似的，只要有点闪失，我们就会连车带人地滚落下去。汽车卡在这么个地方实在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事了。在我们气喘吁吁的倒腾下，汽车仍不愿意真心实意地与我们配合，依然无动于衷地固执在那儿，好在此时后面来了一辆汽车，在那辆汽车司机的主动帮忙下，我们的货车才一寸一寸地倒了回